

湘魯女兵在新疆

XiangLu NuBing Zai Xinjiang

姚  
勇：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 湘魯女兵在新疆

XiangLu NuBing Zai XinJiang

姚  
勇·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鲁女兵在新疆 / 姚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12 - 2742 - 3

I. ①湘… II. ①姚… III. ①女性—军人—  
生平事迹—中国—现代②生产建设兵团—史料—新疆  
IV. ①K825. 2②F324. 1③F32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7273 号

## 湘鲁女兵在新疆

---

作 者: 姚 勇 著

---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宋 悦

责任校对: 贾文梅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责任印制: 曹 诤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 - 67078248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 - 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cs@gmw.cn](mailto:gmcbc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59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2 - 2742 - 3

---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 CONTENTS

引 子 .....	1
第一章 “三湘子弟尽功臣” .....	3
一、近代湘人与新疆	/ 3
二、湘人治疆	/ 12
三、将军“红娘”	/ 16
第二章 湘女出塞 .....	27
一、湖南招聘团	/ 27
二、拨开历史的迷雾	/ 37
三、“木兰”从军	/ 48
第三章 齐鲁女性上天山 .....	55
一、山东与新疆的性别互补	/ 55
二、山东女兵进疆	/ 60
三、新疆建设妇女工作总队	/ 70

<b>第四章 西进的脚步</b> .....	83
一、冲破重重阻力	/ 83
二、万里赴戎装	/ 88
三、撒落在天山南北的女兵	/ 102
<b>第五章 女兵的婚姻</b> .....	111
一、婚姻序曲	/ 111
二、婚礼进行曲	/ 121
三、婚姻变调曲	/ 133
四、经典的爱情故事	/ 138
<b>第六章 “戈壁惊开新世界”</b> .....	151
一、地窝子·蚊子·狼	/ 151
二、修渠引水润桑麻	/ 156
三、邮票上的女拖拉机手	/ 160
四、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 164
五、银海壮歌	/ 169
<b>第七章 天山铭记</b> .....	175
一、壮志未酬	/ 175
二、母亲的痛	/ 179
三、飘移的根	/ 184
四、为国分忧——当家属	/ 190
<b>第八章 绿洲寻梦</b> .....	195
一、传播文明的天使	/ 195
二、万方乐奏有于阆	/ 203
三、无影灯下的辉煌	/ 210
四、清廉正直的女干部	/ 219

第九章 大爱无言 .....	227
一、幸福的接见	/ 227
二、风雪戍边人	/ 233
三、军队的女儿	/ 243
四、民族团结一家亲	/ 250
尾声 晚霞满天 .....	257
一、花开别样美	/ 257
二、兵老思乡切	/ 260
附 录	
附录一 新疆分局、新疆军区党委致谢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电	/ 263
附录二 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慰问信	/ 264
附录三 湘女石简介	/ 265
附录四 女兵口述	/ 266
附录五 中南军大学员名册	/ 285
附录六 新疆人民政府军区司令部技术人员招聘团赴新人员清册	/ 300
附录七 1952年第二批进疆山东妇女花名册	/ 312
附录八 1952年第四批进疆山东妇女花名册	/ 362
附录九 主要参考书目	/ 396

# 引 子

新疆，这个充满刺激、惊险和神秘色彩的亚洲腹地，古时被称之为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汉文史籍中是在汉代，亦即张骞“凿空”西域后。顾名思义，西域，即中国西部的疆域，也称古代中国的西部疆域。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域是指今玉门关、阳关以西，包括中亚、西亚、北非乃至欧洲的一部分；而狭义西域则指玉门关、阳关以西，帕米尔以东，我国历代中央王朝及地方政权所统辖的地区。狭义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当然，不同朝代西域的范围也有所不同。“西域”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清朝后期，逐渐才被“新疆”这一新的称谓所代替。

新疆地形独特，有人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一本打开的巨大的书：横贯东西的天山是巍峨的书脊，南疆和北疆辽阔的盆地和沙漠是平缓舒展的页码，昆仑的美玉和阿尔泰的黄金是夺目的封面、封底，厚重的历史和绚烂的文化是精彩纷呈的内容。

中国有两大震惊于世的历史遗存，一个是凝固的万里长城，一个是流动的丝绸之路。而位于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正是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将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季羨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辽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

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sup>①</sup>

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人种和民族活跃在新疆这片广袤的舞台上。东来西去、南来北往的“迁徙”，是这片土地上最为动听、委婉的乐曲，它带来了多人种、多民族的杂居、混血和融合，也带来物质和精神的盛宴。

在历史的长河中，新疆一直是男儿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舞台。然而，细君、解忧、冯嫫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柔情、胸怀，用坚定的信念和毕生的心血，换来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她们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精神，铭刻在了史籍中，她们美丽而生动的身影，深深印在新疆的大地上。

巴尔扎克曾说：“女人投出她最生动的光辉，宇宙便是她的热情的脚镫。”<sup>②</sup>

新中国成立后，因两位湘籍名将，众多一身戎装的女性走向了新疆……

---

① 季羨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红旗》，1986年第3期。

② 纹漪编：《巴尔扎克妙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 第一章 “三湘子弟尽功臣”

有人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人写就”。此话虽说得有些夸张，但细细想想，也不无道理。近200年来，青史留名的湖南人确实是灿若星辰，不胜枚举。

杨度先生写于1903年的《湖南少年歌》，其中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可以看出湖南人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湖南人的血性。“无湘不成军”，更道出了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威名。

新疆与湖南，一个地处西北边陲，一个是中南内陆，虽然相隔数千里，然而从近代开始，一个个血性男儿让新疆与湖南血肉相连。

先是湘籍名将左宗棠，力排众议，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接着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待凭口舌筑山河”，硬是从沙俄如狼的嘴里夺回了美丽富饶的伊犁。紧接着，左宗棠的爱将刘锦棠出任新疆第一任巡抚。

五十多年前，又是两位名垂青史的湖南军人——王震与陶峙岳，改写了新疆的历史，在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国共合作”，并且给十几万驻守边关的将士当上了“红娘”。

### 一、近代湘人与新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将西域称为“新疆”。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政府针对新疆的地域、民族特点，因俗而治，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新疆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的景象。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十九世纪，新疆便开始劫难丛生，狼烟四

起……

地处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汗国，原本是一个封建小国。清朝初年，曾经归附清政府。到了十九世纪初，曾经强盛一时、不可一世的清朝帝国开始衰落了，浩罕汗国则从清朝的藩属，变成了清朝的边患。“在十九世纪前期，浩罕汗国由于扩张了领土，势力强大，不再对清朝恭顺地履行藩部的义务，反而庇护从新疆逃来的和卓后裔，并支持他们返回喀什噶尔的复辟活动。”<sup>①</sup>到十九世纪初，流亡在浩罕汗国的和卓后裔竟达到200多人，清政府多次向浩罕汗国要求引渡和卓后裔，别有用心的浩罕汗国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其目的就是要利用清朝衰败之际，借和卓后裔之手，插足新疆事务，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

1820年大和卓波罗泥都的孙子张格尔，在浩罕汗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利用南疆局势不稳之机，率领数百人越过帕米尔高原，入侵新疆，虽未得手，但浩罕汗国及张格尔并不罢休，此后在1824年、1826年和1828年连续作乱南疆，每一次都搅得南疆烽火连天，生灵涂炭。尤其是1826年的那次，张格尔甚至在南疆建立分裂割据政权，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直到1828年，张格尔被清军生擒，送北京斩首，和卓后裔频繁作乱南疆的势头才暂时被遏制。

暴力作乱虽然被制止了，然而，鸦片却源源不断地由毗邻新疆的沙俄与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流向天山南北，那一刻，天山南北的大地被鸦片的毒汁浸润、鸦片的烟雾缭绕……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接踵签订，新疆饱受割地、赔款之耻辱。

1864年，由于清朝的腐败统治，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库车率先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快，起义的浪潮就席卷了天山南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反封建统治的潮流。然而，新疆各地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地主和宗教头目一一篡夺，本来是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封建的大起义，最后蜕变为一场封建主之间的割据大混战。柯尔克孜族部落首领司迪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然派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去浩罕，企图将流亡浩罕汗国的南疆和卓后裔接回喀什噶尔，以稳定自己的统治。这一引狼入室的举动，对于近代多灾多

<sup>①</sup> 王治来：《中亚近代史》（十六——十九世纪），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难的新疆，无疑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

此时的浩罕汗国已是自顾不暇，一面要抵抗沙俄的兼并，一面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新疆的“天赐良机”。

1865年1月，沙俄掠夺中国西北疆域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墨迹尚未干透，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又挟持着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以送和卓后裔回南疆为借口，开始侵入喀什噶尔，进而占领天山以南的半壁河山，并于1867年底，在南疆重镇——喀什噶尔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史称“哲德沙尔”政权）。1870年，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北疆的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

阿古柏在南疆取得的“军事胜利”，阻挡不了浩罕汗国灭亡的命运。阿古柏开始投靠两个对中国西北边疆早就虎视眈眈的殖民强盗——沙俄和英国。阿古柏以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为代价，不仅换来了沙俄和英国的口头支持，同时，也换来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以及大批的武器弹药。

此时，沙俄和英国角逐中亚和新疆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眼看阿古柏越来越倒向英国的怀抱，沙俄担心自己在新疆的利益受到威胁，便于1871年7月，直接出兵占领新疆的伊犁地区。对于美丽富饶的伊犁，沙俄早就垂涎欲滴。侵占伊犁后，沙俄恬不知耻地对清政府表白，此举是以“防阿军西进北上”，替清政府“代为收复伊犁”。其实，沙俄想永久霸占伊犁的野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国西部，这片曾是当年汉家公主们以身相许换来的大好河山，此刻却一一沦丧在西方列强之手，处在腥风血雨的飘摇之中。

提起湖南人与新疆的渊源，不能不提左宗棠，也不能不提湘军。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氏，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1832年中举，但以后三次会试不第，便绝意科考，悉心钻研军事、舆地和农学，这为他以后驰骋疆场奠定了基础。

提起左宗棠与新疆的机缘，不能不提及林则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乃一僻居湖南乡村的“湘上农人”，虽然蛰居偏僻的乡村，但却心忧天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看出：“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此时，林则徐在毗邻湖南的广州领导的禁烟运动及抗英斗争，使左宗棠极为敬佩，而对林则徐遭谗言，被遣戍新疆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当时，林

则徐虽遭贬谪，但毕竟是清朝的封疆大吏。因而两人一直无缘谋面。

1848年，两人有过一次见面的机缘。那年，时任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竭力向当时的云贵总督林则徐推荐左宗棠为幕僚，林则徐欣然同意，并让胡林翼“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sup>①</sup>左宗棠对林则徐心仪已久，能入林则徐之幕，实在是一大幸事。然而，当时左宗棠正在陶澍家里，给陶澍的遗孤陶桃作塾师兼“总管家”。当年，陶澍非常看重左宗棠，甚至将年仅五岁的独子陶桃许配给他为婿。如今，陶澍已去世，而陶桃尚未成人，为其前途考虑，左宗棠只好割爱，婉言辞谢了胡林翼的推荐。

林、左两人失之交臂。好在谋面的机会很快又来了……

1849年底，林则徐因病辞官回福建原籍。1850年1月3日，船过长沙，因早闻左宗棠的才学品识，林则徐派人约左宗棠在舟中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忘年之交。时林则徐65岁，左宗棠38岁，两人整整相差27岁。据胡林翼说，林则徐对左宗棠的学识非常欣赏，“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sup>②</sup>这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林则徐一个年过六旬、且身体欠佳的老人，居然同素昧平生的左宗棠这个晚辈，畅谈家国大事整整一夜，可见胡林翼用“倾倒”二字实不为过。

临别前，林则徐将自己在新疆多年整理出来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交给他，同时将沙俄在中国边疆的政治、军事动态悉数告知左宗棠，寄希望于左宗棠在今后抵御沙俄的侵略时能有所作为。

林、左“湘江夜话”后两年，左氏出道。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国藩在前线与太平军将士搏杀，左宗棠则在后方筹粮筹款输送兵源。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1861年底，左宗棠授浙江巡抚，1863年，授闽浙总督，1866年，授陕甘总督。有清一代，未考取功名而成为封疆大吏者，左宗棠算是凤毛麟角。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刚刚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中喘过气来的清王朝，又跌入严重的边疆危机中，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频频告急。

在中国西北边疆兴风作浪的阿古柏和沙俄，已经让清政府焦头烂额，东部海疆又告危急。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

<sup>①</sup> 《林则徐书札》，故宫博物院藏原件，紫禁城出版社本。转引薛桂芬：《林则徐》，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sup>②</sup>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26页。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三千侵略台湾。

东部与西部，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何缓何急？清朝政府一时心中没数，举棋不定。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

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其所上《筹议海防摺》中，以当时中国财力不足为由，主张放弃新疆。他说：“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sup>①</sup>李鸿章提出，把停撤塞防的饷银用来加强海防。

李鸿章的弃塞防而专重海防的论调，立即遭到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左宗棠明确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如果因财力不足而放弃新疆，等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sup>②</sup>因此，他力主收复新疆，“克复新疆，所以保蒙古；守卫蒙古，所以保京师。”短短一席话，道出了新疆、蒙古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清朝统治政权的重要性。

最终，清政府采纳左宗棠“二者并重”的建议，于1875年5月3日，授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责规复西北边疆。接着又命沈葆楨、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

左宗棠领命后，一面多方筹措西征经费，购置武器，一面制定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为了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役，左宗棠于1876年3月从兰州出发，移营肃州（今酒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雄壮威武、也最被后人称道的征战：以六十五岁<sup>③</sup>垂暮之年，抬棺西征。

1876年7月，收复新疆的战斗打响了。左宗棠督饬以湘军为主的前线部队全力西征。<sup>④</sup>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荡平阿古柏匪帮，收复除伊犁以外

① 《李鸿章全集》6奏议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164页。

②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91页。

③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22页。

④ “据统计，清军为收复新疆，集结在西北的军队有一百四五十个营，约六七万人，投入第一线战斗的大约有80多个营，约4万人……其中老湘军在出关时约25营，进军新疆时增至29营，最后增至32营。在32营湘军中，步兵19营，骑兵12营，炮兵1营，总计兵力为12000~13000人左右，占收复新疆第一线部队的30%左右。”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8页。

的大部分地区，“夜奏甘泉书报捷，重恢疆域种葡萄”。当时左宗棠的同窗好友杨昌濬赋诗祝贺这一胜利：

上相筹边未肯还，  
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sup>①</sup>

中国取得驱逐阿古柏匪帮的胜利，对窃据伊犁的沙俄造成强大压力。沙俄侵占伊犁所谓“边境不靖”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交还伊犁，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沙俄夙怀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因此对伊犁问题一直采取拖延手段，拒不交还。迫于形势，沙俄一面向清朝政府表示愿意交出伊犁，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名向中国索取所谓“补偿”。

《中俄里瓦机亚条约》的签订，使左宗棠对一再声称替“中国代收伊犁”的沙俄的巨大野心，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左宗棠改变了以前对沙俄采取“避免冲突”、“静观时局”的做法，一面向清政府揭露沙俄的阴谋，一面开始积极备战。

1880年5月，年近七旬的左宗棠，抱病请战，以“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sup>②</sup>豪迈气概，移行营于哈密，亲自出关，准备与沙俄决一雌雄。

当伊犁处于左宗棠东、中、西三路大军包围之时，沙俄不得不与清政府签下了《中俄伊犁条约》。该条约虽也是一个丧权失地的不平等条约，但比起崇厚签订的《中俄里瓦机亚条约》还是收回了一些权益。

提到《中俄伊犁条约》，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有功于新疆的湖南人——曾纪泽。

曾纪泽，乃曾国藩的长子。少年时，曾国藩已是声名显赫，但由于曾国藩家教甚严，不仅不许子女坐轿，不让佣人取水添茶，甚至拾粪、拾柴、种田等事，须一一为之。所以，曾纪泽不仅没有一般官宦子弟的纨绔之气，而且从小养成勤俭之习惯。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他便随侍在侧。直到父亲调任

① 吴霭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271页。

② 《左宗棠全集》第十五册，二十四卷，书牍（四），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上海影印厂印刷1986年版，第13080页。

直隶总督，他才入京考荫，分在户部。后因曾国藩患病，他便留在父亲身边照顾。此后一直跟随曾国藩左右。

曾纪泽的英语，据说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自学的。当时他为父亲守孝，专门在墓旁搭了一间茅庐，日夜苦修英文，陪伴他的只有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这为他日后出使英、法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收复南疆那年，正好是曾纪泽出使英、法那年。远在欧洲大陆的曾纪泽十分关注中国西部的战事，作为一个外交官，他尤为关注收回伊犁的中俄谈判。

当时，清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崇厚。崇厚，在清政府眼里，一直被当做是满人之中深通洋务的外交家。他这次出使俄国，清政府特地“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希望他能够人去地回。

但令清政府和国人失望的是，崇厚与沙俄签订的《中俄里瓦机亚条约》，却是个丧权辱国、颜面扫地的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不仅要失去伊犁周围和新疆其他地区的大片土地，允许伊犁居民迁居俄国，而且还要赔偿500万卢布（折银280万两）的巨款和丧失巨大权益。中国用如此重大代价所收回的，只不过是残破不堪、三面临敌和丧失险要的伊犁孤城而已。

《里瓦机亚条约》的内容传到国内，举国震惊，“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不仅一些廷臣疆吏认为失权太重，表示反对，甚至总理衙门也说，如果这样，收回伊犁与不收一样，或还不如不收。清朝政府最后也认为，这个条约对中国损害太大，如果同意将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因此通知沙俄，崇厚在俄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事多窒碍难行”<sup>①</sup>，拒绝承认和批准这个条约。并对激起公愤的崇厚，治罪下狱。

沙俄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不禁恼羞成怒，一面进行外交恐吓，一面调兵遣将，进行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针锋相对，左宗棠在西北调兵遣将，严阵以待。

一时，中俄边境，剑拔弩张，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

终究，俄国受多方掣肘，清政府也不愿意与俄国失和，中俄双方于1880年7月重开谈判。此次，清政府改派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钦差

<sup>①</sup> 《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册，卷19，中华民国21年1月初版，第3页。

大臣，赴俄谈判。曾纪泽的任务是修改由崇厚和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里瓦机亚条约》。

与西方列强推翻原议成案，重新订立条约，在清朝政府的外交史上并无先例。曾纪泽深知，要让沙俄把已吞下的利益再吐出来，无疑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曾纪泽在给清政府的复电中明白表示，自己将“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

曾纪泽将崇厚所定条约概括为三个要害：分界、通商、赔款，针对当时中国国弱民穷的局面，他决心以分界为重。因为按照国际惯例，一旦分界，便长守不渝，“分界即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之定力，百折不回”。

曾纪泽在与俄国外交大臣谈判时，思维敏捷，据理力争，谈锋“似柔实劲”，使一贯轻视中国的俄方代表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加之，有左宗棠屯兵新疆为后盾，终于迫使俄国于1881年2月24日，与中国签订了解决伊犁问题的《中俄伊犁条约》，又称《彼得堡条约》。

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彼得堡条约》除了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外，在领土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一些权益。尤其是争回了伊犁以南特克斯河流域和伊犁与喀什噶尔之间的所有关卡。

曾纪泽这次奉派出使俄国，进行修改条约问题的谈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成功的，这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中尚无先例。尽管所缔结的《伊犁条约》仍还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在领土和经济主权方面都遭到了重大损失，但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下，曾纪泽能够做到这一步，确属不易。晚清学者俞樾评价曾纪泽改约事件：“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收复新疆后，清政府为巩固统治，对新疆原有的军府体制进行了改革。1884年11月，新疆建省，第一任新疆巡抚又是湘人——刘锦棠。

刘锦棠（1844~1894），湖南湘乡人，其父亲刘厚荣、叔父刘松山都是湘军的军官。刘锦棠10岁时，其父因与太平军在岳州（今岳阳）作战而被太平军击毙。为报父仇，15岁的刘锦棠投奔已任提督的叔父麾下，从此，随叔父戎马倥偬，转战各地，以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因战功卓著，积勋至道员，成为老湘军中的后起之秀。

1870年，刘松山在与西北回民起义军作战时毙命，由于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力荐，清政府任命刘锦棠接掌其叔父的帅印，统率老湘军，时年刘锦棠



26岁。

此后，刘锦棠在与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作战中，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深得左宗棠的赏识。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首先奏请清政府任命“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志虑忠纯，尤堪重任”的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时刘锦棠31岁。

第二年，左宗棠命刘锦棠率领战斗力较强的所部“老湘军”出关作战，担任收复新疆之战的主力。在入疆作战中，刘锦棠根据左宗棠的战略部署，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屡出奇招。加之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无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刘锦棠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便取得了彻底驱逐阿古柏侵略军的胜利，收复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左宗棠一再向清政府奏报，称刘锦棠“忠勇罕俦，机敏神速，有谋能断，履险如夷，实一时杰出之才”<sup>①</sup>，清政府接连将刘锦棠晋为二等男爵、太常寺卿、通政使司通政使等。

1880年，刘锦棠被清政府任命为帮办新疆军务。为配合中俄有关伊犁问题的交涉，左宗棠和刘锦棠在新疆积极备战。8月，左宗棠奉调进京，由刘锦棠接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一面是湘人刘锦棠的积极备战，一面是湘人曾纪泽的激烈舌战，最终迫使沙俄归还伊犁。

此后，刘锦棠继续完成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省的任务。他根据自己在新疆七年之久的实地调查，不仅提出新疆建省的必要性，而且对具体如何建省提出了不同于左宗棠等人的意见。

最终，清政府同意了刘锦棠的建省方案。1884年11月19日，清政府正式任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同日，任命魏光焘为“甘肃新疆布政使”，这标志着新疆省正式建立，从此结束了新疆与内地分治的局面。

如今乌鲁木齐六道湾山梁上，伫立着一座直径12米、高8米的圆柱形碉堡，正面拱门上刻着“一砲成功”四个字，它就是刘锦棠率部收复新疆的历史见证。

<sup>①</sup> 《左宗棠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11页。